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六 七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俞大猷

謄錄舉人臣楊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三月甲寅詔輔臣分詣寺觀祈雨　中大夫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李之純為寶文閣待制知瀛州　是日内批付三省將來太皇太后受册有司雖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當御文德殿顧予凉薄豈敢

上此章獻明肅皇后所有將來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宜
令三省叙述太皇太后此意降詔施行仍先具詔本進
入學士蘇軾草詔曰祥禫既終典册告具而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當受册於文德殿雖皇帝孝愛
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矧予凉薄
常慕謙冲豈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後處之無過之地乃
是愛君之深所有將來受册可只就崇政殿後三日内
批付三省所進詔本從常慕字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

今是不免却有昔非之議可敘述太皇太后顧德實不
及章獻不敢必依章獻御文德殿故事宜令三省倣此
意度進入於是三省言臣等竊詳二日御劄指揮令降
詔受册於崇政殿謙冲退託之意咸謂盛德古昔所無
尋具詔草進入今再準批畫有所更定聖慮所及深加
詳盡及準聖旨令倣此作詔已依内降本畧有損益重
定進入如得允當乞批降指揮候得批降指揮作三省
同奉聖旨令學士院依此降太皇太后手詔録黄送門

下省陳恬作畢仲游墓志云公之在太常也會太皇太后將受寶册宰相申公名公及禮部侍郎郎中員外郎太常卿丞博士至政事堂喻告且訂其論公心知宰相欲遵用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受册文德殿也堂吏持其目示座人次至公果然公白願與同列更議宰相曰此先帝遺制且故事也奈何是時羣禮官無一人敢置議者公懼其事遂上抗聲白曰外朝者天子之明堂非母后所宜居之今於此受册遂將垂簾聽政一失其位無以示萬世且先帝遺制豈不曰舊章闕失更在討論耶宰執默諭其意羣禮官猶守舊不變公退獨表請正之宰相以聞太皇太后乃下詔曰以吾不德豈可以充入舊貫之居其受册於中而已於是搢紳大夫皆悚然偉公之建明

丁巳太皇太后手詔祥禫既終典册告具而有司遵用

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當受册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
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
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皇茂業豐功宜見隆
異顧予凉薄絶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慙德所有將來
受册可止有崇政殿後數日報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
后諭曰性本好静昨止緣主上冲幼權聽政事葢非得
已况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朝豈女主
所當御宰臣吕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今加

以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太皇太后諭執政云云政目亦具載之　蘇軾

言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册手詔曰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畧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册之禮於今為過於昔為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聖意致煩改定謹按故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為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改職以安微命鄧温伯亦請改職詔答不允答詔曾肇制集有之蘇軾草詔軾求罷故也不知鄧温伯

亦求罷何故當考

戊午詔宗室世旻第三男令瑜賜仲銑為嗣毋拘年甲著為令又詔左藏南北庫商税院並中書省差官左右廂店宅務諸司諸庫審計司糧料庫香藥院北抵當所粳米上中下麥料上下諸界舊隸三司舉官其令户部奏辟著為令　吏部言請諸路科利場務三萬貫以上舉官如故其不及處從本部差注罷京西京東河北陝西路轉運使奏差法從之仍詔如有不職聽轉運司别

舉官以聞新本無此

辛酉詔禮部貢舉　廢雅州嚴道縣錫坑從成都府路轉運司之請也新本無崇寧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當考

乙丑戶部言請致仕文武官遇元豐八年三月六日登極覃恩改官並支與合轉官資請俸内曾因子孫叙封遷轉者即以初轉官一等給折支分數依本條元無請受者勿給從之新本無　右諫議大夫梁燾言臣聞黄履薦劉次莊補御史次莊本宰相蔡確密客確弟碩常與

交通盜用軍器監官錢抵罪除籍清議喧然不平謂履之不忠莫大焉謹按御史中丞天子執法之官所以持振紀綱肅正朝廷者也御史與宰相陰相交結以為朋附是亂天子之法也朝廷何頼焉宰相者誠人君敬禮信任之臣然一有不勝任之責則御史得以正筆直繩以行朝廷之公是天子以御史為耳目之任既不能治大臣亦將何以治小臣哉確之在位以姦邪欺罔當是時權傾天下人莫敢指履既不能正筆直繩已為上

幸先帝而下負士大夫矣矧又陰相交結以濟其私至於引客自媚失職亂法其為不忠莫大於此幸陛下仁德如天不致於理而使全首領被簪笏蒙光日月之下為履之賜萬死不報矣安得復列侍從出入朝廷號清臣哉伏望聖慈指揮特賜重行貶竄以為私邪朋黨之誡羣臣幸甚貼黄其保任失當自有國法乞别從有司施行臣恭聞十四日御延和殿聽政伏乞面賜執政大臣行遣仍乞降出此劄子其貼黄乞留中元豐八年四月十四日次

莊為御史

丙寅降龍圖閣學士知越州黄履為天章閣待制知舒州(四月八日履再責)　梁燾又言臣伏聞已有誥命降受黄履待制在近臣保任失當之過則為重在履朋比不忠之罪則為輕清議訩訩未為允當臣竊以謂羣臣之間有涉附會變亂白黒欺罔聰明者自當痛繩以法摧奪屏斥況御史中丞者法度之所在綱紀之所任而自為亂法度隳紀綱可不重為貶竄以清朝廷耶臣前章論履

以為其人不堪復在侍從之列非顧朝廷削一兩等寵名示恥而已如此豈是治御史不法之典刑哉且待制乃侍從清班安得為貶責之官伏望聖慈詳酌指揮重賜施行以肅中外㕓伏清議貼黄臣以清議喧騰不敢循默如朝廷未賜追改前命恐清議終是不平却致言者紛紛紊煩聖聽伏乞少留宸慮速賜指揮臣竊謂執政大臣必能上同聖意共嫉朋邪如履姦回宜無愛惜伏望聖慈面諭大臣别賜施行又言臣近再論黄履結

附窜相亂法度隳紀綱待制侍從清班不得為責降之
官乞重行貶竄至今未聞指揮臣竊以自古朋黨之起
皆致國家禍患明主所當早辨而力除之正臣所當共
嫉而急擊之懲一勸百是為典刑方今皇帝陛下富於
春秋太皇太后陛下制政房闥乃是深惡朋黨蒙蔽之
時而履之姦邪得罪清議正宜立法以肅中外陛下至
公至明不疑於斷誠得早辨力除之道輔弼盡忠協德
所當共嫉急擊而議罰不敏臣竊惑之伏望聖慈面詔

執政大臣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以明法度以正紀綱使抱忠特立者知勸懷姦阿徇者知懼臣之為言豈獨區區在履也貼黄若履以己之所知引致孤寒其人冒法履坐累當貶止是失於保任盖亦常事陛下聖恩薄其罪可也赦之不問可也今以執法朋附大臣稱薦御史使其人無過履亦自當重責矧次莊之為罪人也履之亂法朝廷不深治之則是為亂法之人又廢其法也何以示天下四月八日

履再責

左諫議大夫鮮于侁為集賢

殿修撰知陳州侁以疾請補郡故也侁舊傳云請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又觀望請復制舉請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而試先論策司馬光以十科取士侁薦王鞏可備獻納科時論紛然新錄辨曰制科當復非為觀望侁薦王鞏不曾進用今刪去二十四字恐侁之出或緣薦王鞏也當考二十六日曾肇有論列

五月二十日侁卒

右諫議大夫梁燾言風聞鮮于侁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侁以疾自陳蒙陛下聖恩許以善去使得安養為侁之賜甚厚然羣議以謂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均是天子侍從獻納之官而諫議大夫在待制之上今侁之去不因有罪輒下遷修撰

人以為薄臣謂佺居職未久今方用資格以累日為功佺之除授不為不當臣竊以朝廷用人當旌别人材不當限此歲月茍其人可為侍從在朝廷雖一日而去當以其賢而與之佺西州文行之士風節見稱於搢紳君子中間流落十餘年晚遇陛下奬用羣材之時擢在言路佺練習故事忠正開納搢紳咸服是其人可為獻納侍從明矣今以疾請郡恐不須計以歲月遠近為之高下伏望聖慈詳酌揩揮假佺一侍從職名寵其老

成以全陛下初終之恩以長朝廷忠厚之化事出特恩不可為例願下明旨以塞僥倖二十六日曾肇又論奏詔咸陶依舊工部郎中郭茂恂依舊軍器少監批旨茂恂多致人言陶在部未久故有是命二月十二日初除四月十八日王覿言咸陶

大學博士呂大臨太常博士楊國寶並令中書省記姓名皆以文彥博薦也國寶除太博政目正月二十六日有之實錄但稱宣德郎今改正

先是侍御史王巖叟言臣風聞文彥博特薦四人乞朝廷不次擢用其間楊國寶呂大臨二人是見任執政

之親士大夫口語籍籍以為不平此薦之有無臣不可
知既有所聞不敢不告竊以執政之親雖是賢材陛下
許其不避嫌而用之若其賢非素信於天下則天下之
人一見進用必不稱其賢便謂用之出於私意朝廷雖
自信不疑然人之多言亦不可不畏爾況國寶已擢為
太常博士大臨已擢為太學博士皆儒學高選不為沉
抑不若且養之以重其名實待他日親嫌之大臣去位
蹤等用之無所不可初既不損清議又不終失賢材上

下兩得豈不美哉不然恐失天下寒士之心於聖德不
為有益伏望陛下用人之際常以先寒素為意以慰公
議臣聞耆舊之說本朝賢相王旦執政之日不令弟應
舉恐妨孤寒進路至今天下稱其美案此下原本缺文　詔樞
密院將來轉員換前班共不得過七十人人數多寡隨
所轄均定殿前司諸班直八人馬軍二十人步軍十七
人馬軍司十人步軍司十五人　編排神宗皇帝御製
所言近申請應中外臣僚之家及官府寺觀等處始經

神宗朝賜到御詩御製文字並録本以進頒降付本所竊慮中外臣僚之家祕藏不盡檢尋及録本差錯欲乞從本所移文指定取索仍令所在官司將其本校勘别無差漏用印保明速繳赴本所并御札詔劄之類亦乞取索從之　通議大夫提舉鴻慶宮賈昌衡以正議大夫致仕

戊辰夏國進奉使祝能野烏裕賚克等見於延和殿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言昨父國主薨蒙遣使祭奠弔慰前已

附表稱謝謹差大使祝能野烏裕實克副使呂寧勤喀瑪等進馬槖駝總二百七十頭匹詣闕稱謝又差大使楊烏威明裕默副使恭羅們色勒裕勒等稱謝太皇太后

先是文彦博奏臣竊以數十年風俗僭侈車服器玩多踰制度以致士民之家率多貧乏不修廉節夫為國家之要在乎民富民富之要在乎節儉民既富矣君孰與不足臣欲乞選官檢唐室至於本朝令式參定制度隨時制宜務令簡當可久遵行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侈

風俗當自淳儉太平可以立致臣嘗覩唐史太和中僕射王涯奉勑詳定制度頗爲精當終爲權貴沮格不行朝論惜之然涯之所定亦甚煩密臣今所乞固須簡當可久遵行其王涯所定令亦錄本進呈臣伏詳舊制三品四品官方得衣紫衣朱竊見近時及朝班之内衣紫朱者極多着緑者甚少蓋是時推恩賜者頗衆臣謂服以章有德自古所重臣乞今後非品秩當服朱紫及舊著令例合得外乞罷賜服詔禮部刑部太常寺同共詳

議聞奏禮部刑部太常寺尋具到前後禁止奢僭令文可以增損遵行者詔元豐勅令條約已備令御史臺覺察彥博言此蓋在前矣有司及今乃舉行也舊録云禮部刑部太常寺云丈彥博奏請近來風俗僭侈車服器玩多踰制度以致士民之家率多病乏欲乞選差官檢詳唐室至本朝令式參定制度隨時制宜務令簡當可久遵行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侈詔令詳議以聞今具到前後禁止奢侈令文可以增損遵行者詔元豐勅令條約已備令御史臺覺察新録因之今全載彥博初奏并梁燾駁議故别加删修仍存舊録　彥博

又奏臣觀六典三銓之法以三類觀其異優者擢而升之否者量而退之所以正權衡明賞罰抑貪冒進賢能

今之典選一守定格選格中有以多舉主有軍功者為上多舉主者或善請求有軍功者或容妄冒如近時買人得賞官者極多有同配官者故多失才亦容濫進臣欲乞委吏部尚書侍郎大畧依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合入知州通判知縣縣令考其才徳功效為上中下三品送中書門下覆驗可否定訖判銓官引對一經聖鑑物無遁形便有去留孰不激勸又判銓之官亦當上體朝廷委付之重以衡鑑自任處之不疑閒或以人才高

下絶異者特以名聞而進退之乃為稱職詒遣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吏部禮部看詳彦博奏據本集增入五月十八日三省議上

右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恭以天下蒙被聖政日益安静正宜慎重言動鎮以有常一為動揺猝難復定日者陛下更張法令布宣恩德中外莫不欣悦者以其便于人情也今若事無百倍之利而知其實又不利于百姓則不足為也雖有良法美意未可為也臣竊聞朝廷近以大臣建言乞採用唐王涯之議改易衣服制

度付有司集議臣嘗考之古議雖頗有可行之文然在於人情實為未便有司遲留未敢遽決羣言喧騰傳播失實京師細民至不安業遠方之人尤為驚疑臣愚欲乞聖慈特賜指揮寢罷其議以安人心小補之言願留宸念貼黃臣竊聞大臣請以六典故事三類用人朝廷衆議皆以為未安所有元降指揮乞賜寢罷臣所請乞寢罷劄子伏乞聖慈降出付三省候進呈取旨即乞面降權罷指揮以示聖恩優假大臣之意又言臣近以大

臣請採用王涯之議改衣服制度又請依六曹故事以三類用人並乞寢罷以安羣心今踰十日未聞指揮竊以臣昨來自外方所傳殊可驚駭及入京師乃知事實不致如此然士工皆不自安如所傳者畧訪事之本末又知未可行于今日也朝廷雖付之有司以采羣議設使觀望回忌者附會遷就其說終亦歸之無用徒為紛紛張皇不若罷之為便今持未可行之事待終無用之言曠日不決以揺人情臣不知何益于朝廷而安之不

變耶此臣所以區區而一言也若近來人情已安物議已定臣豈敢復言以凟天聽訪聞民間以謂事既持久終有施行喧騰揺動未減前日輦轂之下首被聖澤歌頌相聞者有年矣一旦忽起愁歎怨嗟之聲甚可惜也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貼黄涯議苛細妄作當時竟不能行六典雖有成書終亦未嘗施行朝廷必欲取其一二且俟他日未晚方今聖政惟新垂意安静人情漸定不宜動揺伏乞聖慈速賜指揮以安中

外
按以三類用人至五月十八日乃施行梁燾罷諫議
大夫在五月十六日燾行狀云初使契丹回對延和
殿太皇太后問燾曰河北有所聞否燾對曰臣自雄州
以來但傳聞朝廷改衣服制度臣初不敢為然及至都
下乃信所傳不妄而又有甚于傳聞者衣服制度及以
三類取人在唐固已難行而謂聖朝可行乎太皇太后
曰大臣建議以為可行燾對曰大率國家制度法令豈
可以一人為之便遂欲行之須取在廷公議以合天下
人情則理順而義得庶可久于行也今陛下不采在廷
之公議不察天下之人情直以大臣一言遂以為是便
欲行之臣重為陛下失之也太皇太后曰當何如右司
諫王覿對曰此終難行燾直曰願罷之陛下方保佑皇
帝願守之以安靜有常事有不得已者必更張之乃可
此非所先也為大臣者當以堯舜之道輔佐人主奈何
以有唐不急之法輒誤聖聽乎燾使還在二月定衣服
制度在三月十六日以三類取人在五月十八日須更

考詳

樞密院言自來轉員引呈軍員絶舊行門對御試武藝並臨時特旨推恩前期未嘗按試至日試換之際旋乞添加斗力或涉唐突坐罪非輕請於轉員前一日令殿前承旨軍頭司同入内都知或押班勾當御藥院官一員前一日就軍器庫按習隨事藝定斗力仍審問願換前班之人依令試驗識字殿前司契勘有無過犯申樞密院丁寧曉諭至日不得唐突旋乞增加斗力從之二十六日又有指揮令附此尋又詔令樞密院名管軍臣僚赴

院説諭如至日尚有唐突即時押出送所轄軍司収管
更不領赴殿前對御審問免致喧瀆新録並無
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人堪知州者
一人送吏部籍記遇三路及諸路四縣已上知州軍闕
先差本等次差歲舉通判資序人如資序舉主同即兼
用本部格差注其見任知懷州王子文知海州霍唐臣
知彭州張尭士知廣安軍趙衮令逐路轉運司體量治
狀以聞先是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臣竊以今日任官之

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也封疆千里生聚萬衆休戚所繫而不問能否一以資格用之為半刺兩任有薦者三人則得之矣侮法慢令殘民害物十郡之中常有二三暗塞不治又有一二舉天下億兆之衆十分而言失其守者將半矣承流宣化又何望焉方今朝廷清明百度講舉憂勞元元以固邦本惟恐一夫不獲而牧守之弊紛紜至此甚可痛也昔兩漢盛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者皆循吏之効唐之貞觀開元號為善治太平亦

嘗自擇刺史誌其姓名于屏風而用之當時名臣如馬周張九齡輩皆極言刺史不可輕任載在史册足為龜鑑前日朝廷患監司不得其人詔近臣舉用而監司之選稍清矣至于郡守尤為親民畧而未議是棄民也臣伏請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已上於通判資序人內舉堪知州者三人朝廷更加審察送吏部籍記名氏凡遇有闕先差有舉主者如資任未及即差權知其次方差資序合入人庶幾牧守之職有庇民循良之風無愧前

古又言王子文等四人治郡無狀故有是詔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試司農少卿范子竒為河北路都轉運使王覿云云附此月二十四日并四月六日

已已詔都水使者王令圖在河北經營河事亡歿令本路量與應副喪事仍賜錢五十萬從侍御史王巖叟奏請也

庚午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韓絳充集禧觀使發來赴闕絳屢乞致仕不許因召之　降授

朝散大夫王孝先為都水使者王靚云云附此月二十四日并四月六日

右騏驥使内侍押班權管勾入内押班公事馮宗道為皇城使　三省言古者道揆在上法守在下今既責有司以守法又委之以引例則為職不專而奉法有二如此則亂上下之分長出入之弊欲例之在有司者收還中書緣修例于法外别作輕重尤難於創法非深識義理善揣情法者不能精也今修例專委吏人恐未能充此任欲擇燭理明審者二人充中書刑房檢例官使議

去取類例因令閱大理刑部所上奏案籤貼差失以告於執政古者獄疑則司寇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今大理刑部所上奏案必先經尚書省次上中書中書貼例取裁乃過門下門下職在省審見其差誤理須駁正不惟事涉迂滯稽留犴獄亦有逐省退下有司其間輕重相反有司緣此益增眩惑欲刑部大理奏案兩司所議皆同即令具指疑慮可憫情法輕重之狀若兩司所見異同則各為一狀並上中書三省參聽若州郡元

作疑慮可憫及情法輕重奏上而有司以謂罪不當讞却行改斷依例具抄奏上內尚書門下省點檢尚有可疑亦委三省同議從之政目云詔疑獄三省同議舊錄云後以刑部論奏罷前令新錄削去二十八日范百錄云云即舊錄所稱刑部論奏也戶部言陝西提刑司奏逐州軍上四等人戶既免支移只令本路州縣送納轉運司所立地里脚錢比之就遠倉送納費用錢數別無侵損於民外第五等自來不曾支移人戶惟陝解二州費用差少蓋是平日轉運司支移之時地理不均故輕

重不等今來難以一例裁減乞下轉運司今後賦稅將第一第二等户支移三百里内第三等第四等户二百里内第五等户一百里内如人户不願支移乞納地里脚錢者亦相度分為三等錢數各從其便從之前此御史言陜西轉運使吕大忠以支移為名其實不離本處止令税户每斗納脚錢十八文百姓苦之詔提刑司體量故有是奏

辛未觀文殿學士銀青光禄大夫知河陽馮京為保寧

軍節度使知大名府　詔密州日照莊塩塲以日照鎮
爲名令監官兼管煙火公事
壬申太師宰臣執政親王宗室自羣玉殿迎奉神宗皇
帝神御權奉安於文德殿
癸酉羣臣詣文德殿行告遷禮皇帝行酌獻禮宗室立
班前導神御至景靈宫宣光殿奉安宗室立班如儀迎
奉神御鼓吹及鈞容教坊作樂皆吉禮文德殿酌獻皇
帝並權易吉服宗室逐處立班及前導神御權用吉服

鞍韉禮畢如初呂公著家傳云三月二十一日癸酉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於景靈宮宣光殿是日早百官立班文德殿廷詔公著攝事酌獻以上感寒疾不出故也獻畢宰臣親王以下皆徒步導從至本殿非禮也蓋二王欲之此與實錄同當考

丙子右司諫王覿言臣伏見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賑濟者久矣猶以為未也又遣專使察視之惟恐一夫之不被其澤也恩德可謂厚矣然耕耘失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蓋亦治其本矣所謂本者

大河橫流吞食民田未有窮已也故濵河之民居者無安土之心去者無還業之志而又田為陂澤者雖欲還業將安歸乎今河之為患者三泛濫渟滀漫無涯涘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患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淤澱轉輸艱梗二患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患也此三患者外則生邊方窺覦之心內則成倉廩空虛之弊失田業者雖遇豐歲亦無還集之期憂夫役者雖非凶年亦有轉徙之意其為患者如此

則朝廷之上得安枕而無慮乎前日朝廷葢嘗留意於斯矣頻年遣使徒引歲月而議論終不決也策將安出哉臣愚以謂可遴擇都水官轉運司官而責成焉庶幾可為也朝廷於都水轉運司何嘗不務得人耶然而鮮得其人者葢有自也臣竊見朝廷近日用都水使者必擇其嘗為水官者可謂審矣乃所以失之也夫既有其才又更其事者則善無以加然必不得已惟才之擇焉可也使其人明智不惑而足以辨吾事雖未嘗在河朔

未嘗為水官可用也使其人暗陋無識而不足以辨吾事雖久於河朔嘗為水官果何補哉新轉運使范子奇屢在河朔矣是前日嘗建議欲復故道者也初其言似乎得之詳而講之熟者一旦朝廷遣專使李常等按其事常等之議有所不同子奇遽變前說而求合焉果明智不惑之士耶非耶朝廷固嘗採公議而罷之矣今復以為轉運使臣莫知其故也新都水使者王孝先嘗任水官矣是前日以鍛鍊而為大理卿者也孝先自作

長安司録已著暗繆之名關中士人傳以為笑既任水官𧦬聞善狀及充廷尉惟務刻深果明智不惑之士耶非耶朝廷固嘗採公議而黜之矣今復以為都水使者臣莫知其故也今河北數千里之地百姓流亡三患未去而欲以治水之効望此兩人臣決知其無補而有害也伏望聖慈以河北生靈為慮使都水轉運司官各得其人然後責之以治水之効庶幾有成焉貼黄稱河議不決累年矣其持論不同者率多貴近大臣也今都水

及轉運司既欲其明智不惑又欲其所守堅正無所觀
望畏避然後議論出於至公而可當重責此非子奇孝
先之所能及也覿奏議自注云三月二十四日又四月六日覿奏右諫議大
夫梁燾言伏聞敕旨依有司所請以應欠市易均月錢
大小姓人户不以係與不係元乞折納舍屋指揮拘掠
施行奉聖旨小姓户拘掠一半此令一出羣衆騷然室
廬里巷之閒怨嗟愁嘆之聲復作甚可驚也臣以謂失
信動揺人情莫大於此朝廷始謂官錢重困百姓至於

破産亡家故給還屋業但爲均月錢送納甚大恵也行之未久而欲增爲貼納行之又未久今復變之豈不失信哉竭其所入爲之拘掠擿其不足使之貼納是絶其生計而驅之就饑寒離骨肉也豈不失恩哉其元乞納舍屋謂若在官拘之粗亦有理不係元乞折納者一切奪去未爲無名小姓所有不多豈堪去之一半而又增貼納也持之日久取之日削民力終不勝困矣官錢竟至虧損民産竟至破壞是公私兩失矣設使一日得之

亦須以歲月用之即寛歲月之取以應歲月之用官錢終足民產終存是公私兩得也况縣官經費不專仰此錢百姓用度非此錢不足何苦而不以緩民而使姦人暴吏不深惟國家大體而妄作自媚諂事朝廷為此刻急之事大罪戾也伏乞聖慈詳酌特賜指揮追寢勅命以安人心使京師之民曉然知陛下仁民惠愛之本意貼黄祖宗之朝京師之民被德澤最深居常無毫髪之擾故大姓數百家慶歷中西鄙用兵急於財用三司患

不足者數十萬議者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不足曾不擾民而國家事辦祖宗養此京師之民無所動揺者正為如此臣願陛下以祖宗之法為法存全愛養京師已敝之民一二十年之間方得如舊誠遠計也伏惟聖慈深留宸念此議梁燾奏議小姓户抅掠一半係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令附見本月日其從不從當考燾集論此事凡三奏今但存其一編類章疏又別有一奏即第二奏也有少不同今增入　燾

又言臣風聞朝旨抅収見欠官錢人户産業臣竊謂未必然命令一下民間鼎沸傳之四方人情驚擾復結愁

怨轉傷和氣甚負陛下安靜天下之本意也伏乞聖慈特降恩旨罷此行遣令展限理索以安百姓之心貼黃拘收物業者謂如日掠房錢三十二貫每日盡掠納官候償足官錢方却還本戶如此則人戶每日無以為生必致破壞家計饑寒失所骨肉離散此事萬萬不可行伏乞聖念速賜指揮又今久旱為災恐政事有所未協民情正宜君臣同德以安靜為務此令一出必動人怨非所以感天致雨也伏望面諭執政大臣使欽體睿慈

又方今民情漸次安業不可少有動揺只如拘収一半物産亦足以破壊人戸家計須是全罷今來指揮即民間實受聖賜也又熙寧以來有司上誤朝廷催納官錢不足即沒納財産至於上等人戸雇妻賣子一家老幼星散往往饑寒怨憤至死京師如此破壊大姓十數家中下戸不可勝數此事豈可復見於今日也陛下左右之臣必皆忠讜可賜詰問令奏其子細但恐天聰不忍聞之此可為深戒也

丁丑開寺觀祈雨

戊寅中書舍人曾肇言吏房送到詞頭左諫議大夫鮮于侁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臣已撰辭荅書錄黄去訖今檢會元祐元年六月十四日勅節文自侍郎至諫議除外官者並無換待制即朝廷擢用及責降者不用此例今來鮮于侁以疾丐郡累章然後得請即非責降所除集賢殿修撰竊慮未應得前項條貫伏乞下三省改正施行詔俟一年取旨十四日侁出梁燾云云已附十四日

駕部郎中

黄好謙知濮州　樞密院言聞諸路州軍頗闕兵士防守及兵仗不完處今災傷州軍盜賊竊發數有奏報深慮姦人窺伺無備及於僻遠兵甲難到之處乘間作過請除三路外令諸路安撫鈐轄轉運提刑提舉兵甲等司點檢轄下防守之備若人兵器仗不足即相度那移添補修完務令足辦僻遠處亦於鄰近量添人防守使緩急可以照應救補或城壘圮壞亦隨宜修補更有合行事件並節次措置以聞即不得張皇擾擾仍不下司

從之　都大提舉成都府永興軍等路榷茶司言準勑熙河秦鳳涇原三路合用茶依舊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三路許商旅通販今欲乞仍以永興鄜延環慶爲所部及以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司爲名并措置畫一並從之編類册三月二十六日聖旨　陝西制置解鹽司言得旨從本司奏請將沿邊環慶等八州軍依范祥舊法召人自備貲本入中解鹽一依新裁定鹽價於轉運司年額鈔内紐筭支還價錢其入下鹽却依裁定

每斤價錢出賣應副轉運司糴買本司相度乞將舊法客人入納解鹽於年額賣鹽錢數内減費錢二萬七千餘貫許依數取撥添納充在京賣鈔本錢隨時消息平準鈔價從之

已卯詔近年内外官司和雇百姓剗刷廂軍興造土木少有休息今雨雪不時亦恐縁此有傷和應天下見修及合行繕完處止令合役人漸次修緝外餘閒慢處宜權罷三年所有每年例諸州軍剗刷廂軍兵士除河防

邊防緊急及城壁倉庫營馬棚不可暫闕應副外亦令權罷差刷三年如有已刻刷到作匠役兵立便却令押歸元處仍不得以和雇為名差雇百姓所有官司有違在京御史臺外路監司覺察按劾以聞西京奉修神御並依已降指揮舊録云國家承平百有餘年祖宗時宫室倉庫至熈寧上漏旁穿先帝稍加完繕時以為傷和氣新録辨曰罷繕修以恤百姓蓋恐懼弭災之盛徳今删去國家承平以下三十四字新録今乃全闕此段蓋脫版非删削也御集在二十八日

庚辰刑部侍郎范百禄言近勑例在有司者収還中書

擇燭理明審者二人充刑房檢例官使議去取因令閱大理刑部所上奏案并令大理刑部奏案具指疑慮可憫情法輕重之狀若兩司所見異同則各為一狀並上中書省者竊詳造令之意當謂秋官之貳不得其人致煩朝廷収還此例别建宰屬不付有司恐當為官擇材不可因事變法今新録節目逐件事理頗窒礙本部施行未得已具奏聽旨外若以為臣不職宜早斥罷望除臣外任一差遣詔不允新本削去此段今復存之蘇軾撰答詔云成王命君陳商民在

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間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于至當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百禄傳明年詔試遷中書舍人司馬光議復差役法百禄曰熙寧初嘗為咸平縣免役法行一日罷開封衙前數百人民甚悅今第減出錢之數以寬民力可也光不從使遽還遷刑部侍郎有以强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禄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無可憫則不可令不處死則二殺之科自是無可疑與可憫者矣天下之獄歲以萬計如是而殺之則死者不亦多乎光不能奪然卒行之前此嘗詔天下奏獄不當讞者按其罪有司重請讞斷刑罰峻密至有枉情以合法者百禄曰熙寧之令非疑慮與憫而輒奏者免駁勘至元豐删去之去年詔書不得用例貸配有不當

即奏劾自是官吏畏罪不憚論殺因具元豐六年至元祐二年死者貸者之數以聞明年奏獄門下省多駮正當貸者皆欲殺百祿屢以告執政執政怒言於上有詔例在有司者悉収還中書置檢例官二人使議去取閲刑部大理所奏疑慮若可憫情法輕重之狀有異同各以上百祿請去且上疏極論之疏奏悉如所請既宥諸因而例復歸刑部自是中外奏讞無所避　百祿舊傳載咸平免役事新傳削去餘悉因舊傳按司馬光以九月一日卒百祿以九月十二日除刑部侍郎舊傳稱百祿與光爭法豈未為刑部侍郎時或為中書舍人主判刑房則可恐舊傳未可信須考范百祿傳蓋因范祖禹墓誌但云使遼還權刑部侍郎不云遷也或以中書舍人兼權刑部侍郎則猶及與光論辨若真為刑部侍郎則光死矣墓銘又云朝廷以百祿議獄持平真為刑部侍郎蓋不詳也墓銘雖出祖禹尚書考之徽録劉賡傳云元佑初大臣議収刑部例還中書設刑房檢討官乃

上疏言官制盡出先帝聖畫以例𢧵刑部可比則擬鈔不可則取旨六曹惟刑部用例且唐制中書舍人六員押按令以案為房尚襲故事置檢討官則刑房舍人虛設矣時議改熙寜條問自首法賡固執不可髙麗人使李子威問律中五事賡折衷疑議聽之聳服云　詔右武衛大將軍和州刺史叔䍐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勒停坐毆兄叔牙故也　又詔内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黄門以一百人為定額遇聖節許進子二人與叔係額内有闕於已叔係人内從上撥二人食禄願依舊進借差殿侍者聽奏三人餘依著令仍自今年生辰為始　殿中侍御史呂陶

奏蔡碩案内有考功員外郎吕和卿令其子借軍器監官錢興販事乞特行責降詔和卿通判袁州八年四月十四日和卿為員外政目云吕和卿袁判生子假名攬軍器監物營運今以曽肇制詞修入二月十六日升卿銜替坐偽封物貿易免税政目有此實録無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二年三月辛巳太師文彦博奏乞致仕右僕射呂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詔不允　范純仁言臣竊見近日久無雨澤聖心焦勞深究軍民利病特罷廂兵遠役勞費之苦足以感動天心消彌災旱尚有禁軍常日教閲

弓弩斗力太重比之祖宗舊法驅率甚嚴雖朝廷曾降指揮寛減縁為將官人員各有賞罰是致將官等惟顧已身利害不暇體恤衆人其有招揀新到及老舊之人或疾病初支或筋力稍虧必不能盡應格法便遭鞭扑驅逼不免告假百日求為小分不惟枉有退減兵卒久遠亦人情之所難堪伏望特作聖意宣諭殿前三帥今後諸營教閲並依祖宗故事弓弩石斗各量人力等第閲習不須科罰人員及乞指揮樞密院所有將官得替

賞罰亦皆寢罷但令監司察其不職自然不致廢惰如此則衆情感悦必能召致和氣臣職在樞密院亦合奏請施行又縁事繫衆情不若特降聖旨處分數日前有兵士懼見教閲商量自縊者乞密問燕達等必知如稱不知即乞宣問樞密院此事從違當考罷廂軍遠役勞苦之費當是二十七日指揮今

附見

是月宥州牒送陷蕃人三百一十八口詔鄜延經畧司候到其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城寨並特行給賜其餘

不係可還城寨地土各委官畫定界至開立壕堠政目有此

二大事也而實録不載當考元祐元年十月末并四年六月戊申可考　先是左司諫王巖叟或移入三年春言臣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和殿進劄面奏葭蘆吳堡二寨限隔大河深在賊境創建以來困弊河東而實無益於國家不如棄之為休養百姓長久之計蒙宣諭欲令施行至今累月未聞别有處分竊以二寨廢興繫一路生靈休戚朝廷不應置而不思必料已有計議臣訪聞二寨公使錢每年各二千餘貫河裏諸

州郡皆不及逐寨官屬利於所得之厚惟恐其廢多是張皇形勢緣飾事宜以惑上下之聽凡有被差官員到寨獻遺豐腆人人過其所望故帥府監司之門常有與為地者臣恐雖有指揮下本路相度廢置朝廷終不得聞利害之實伏望陛下深賜體察特以聖意詔廟堂早決大議無貪外虛內貽後日無窮之悔天下幸甚貼黄稱臣風聞嘗有朝旨問興廢利害於本路經畧司不肯真具實害以聞而推之邊臣邊臣曰大帥猶不自言我

輩且何敢當臣竊以去大害復大利非朝廷決議終不可成若上下交相顧避不以身任其事則國家何頼百姓何望此臣之所深憂也惟陛下省察又稱今二寨兵馬減省之餘猶不下三千腹心列郡猶不能足又自糴於寨中本地無所出今來米價每斗二百已上既勞逺民以輸税又傾貴價以糴糧而養重兵於無用之地坐以自困豈持久之計哉此事不難見也又稱臣竊以天下之兵冬衣合是八月五日散臣聞河東路諸軍冬衣

直到冬節方得又小分明堂賞賜有至今不支處此事豈得穩便何若不貪新地不添戍兵凡百循守舊疆界兵用舊兵數使百事自優足豈不善哉　巖叟又言臣昨論葭蘆吳堡二寨自創制以来晋絳二州支移税賦往回一千四百餘里百姓不堪其弊非惟百姓受弊而國家亦無所益乞行廢棄以絶長久之患至今未蒙施行但見河東轉運司相度乞令合支移州軍人户税賦糧草將户一半於本州折納見錢餘一半令就逐寨送

納本色又云如願並赴逐寨送納本色者聽以臣觀之是有寛減之名無寛減之實蓋一半折納見錢州縣估價必於實直上各有所增又添入加耗數目紐起地里脚錢納錢之際復有公私一番費用此外方始齎持一半本色依舊往回一千四百餘里送納比之盡數支移乃是重成煩擾本路轉運司雖知遠輸為害縁二寨側近無人耕種須藉支移二寨若存則遠輸終不可罷遠輸不罷則民力終不可勝臣訪聞遠輸之民每搬輦糧

草至黃河或遇風雪艱阻有經旬日不能渡河者暴露岸次進退無路惟相與號泣平時如此不知一有警急增益轉輸百姓之苦又將何如臣欲乞下本路轉運司相度廢罷二寨只於河裏舊寨為守禦之備外以息邊患内以寬民力貼黃稱臣訪聞葭蘆對岸剋胡吳堡對岸近上定胡又有畿内第五將副駐劄應援兩寨萬一賊馬奔衝其剋胡定胡援兵勢不能急速濟河坐費芻糧無益於事又畿内將兵不任勞役大河内沿邊巡捕

兵士日有作過者今春初河上殺人并刼盜强賊凡七次盡是畿内兵士邊民不安皆謂實無西賊抄掠之虞但有東軍驚擾之患伏乞亦下本路措置如移葭蘆吴堡下二寨兵馬過河除合留屯守尅胡定胡外乞并畿内將兵盡行減省庶可以節邊用安邊民伏望特留宸念早賜指揮　巖叟又嘗面奏曰陛下欲養民力豐國用須是邊上棄置却如此等無用城寨自守舊界則民力日日寛舒國用日日饒足民力國用既有餘矣自是

制服遠人之道若民力困國用又空則遠人便生輕侮之心此不可不於事前思慮也大臣各持異見及顧避無由議得今日復一日養患益深極為不便此事須是陛下斷以一言大臣即自然議定今且乞陛下先了此二寨況此等疆界縱取得數城終不可保緣在他界内自家供應費力是他不消忙来争且教國家自困甚為得計潛窺自家力疲即便乘之國家先見不若早自為計裏面減浮費節用度皆是毫末都未濟事惟是邉上

耗蠹最大減得兩三處即萬倍有餘矣陛下試下有司會計看此二寨一年所費十萬仍未能計會得民間所費也昨來小人欺罔朝廷自邀功賞修下此寨於國家全不濟事只是添得患害坐困百姓今日陛下救百姓之患盡除此等事百姓方得久遠安樂若是他日郡縣連有天災外面遠人攻奪此城自家如何支吾其勢終有一不可保至時棄之却是遲矣呂大防好邉上修城立寨熈寧中已曾與韓絳共修婁城費却無限性命

隨手為西人所奪狼狽而棄之又致慶州兵叛幾至關中之危西則熈河蘭會延州西寨南則誠州沅州皆是貪虛名受實弊盡合棄絶以安中國陛下觀國家未開拓邊地以前邊患如何人心如何兵威如何財賦如何既拓之後四者復如何事迹相遼甚易見也此等去處不知國家將何用使其地足以自贍猶可況不足自贍盡煩中國之助兼河東民窮於他路國家自得麟府豐三州而民益貧今又益以兩寨尤非三州之比日久月

長恐心腹之民久而生怨不為國家之福此據巖叟朝論增入

崇政殿說書程頥上疏曰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擢置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去年六月中常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寛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况臣所言非出己意乃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

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
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事最切者復
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
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
察人主進業於陛下聖德未為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
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
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勞煩聖躬欲乞
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

問當主上進德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言以為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沖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

蓋從来不曾有為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耳臣披肝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又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乞移就寛凉處貼黄稱如别無穏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漸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寛凉則臣至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

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之若臨之言至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在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莫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訣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册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

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
陛下有簡册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册所
無之功業不止如前代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盖
望陛下致海内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
當思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
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
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
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

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凌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折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茍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者則有矣如頋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説爾夫殿上講説義理之至當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

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議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

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無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主光耀史册不祇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

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時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爲是者或亦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義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

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强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帝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

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道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不辯可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

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其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正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辯明義不敢默呂陶亦奏駁顧請獨與顧臨辯當是臨疏付出也四月十二日顧臨除侍制河北漕或緣此議不合四月二十日蘇軾等乞留顧臨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昨於去年嘗具疏論官冗之弊乞行裁省澄清入仕之源繼聞朝旨以臣封章下給事舍人吏部會議近聞已上都省事多仍舊或

畧加裁損以塞詔旨臣竊恐議者習於耳目之故常牽於人情之所不欲而不深究利害之本末請為陛下重論而詳陳之夫治天下之要在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在夫入流不濫今之入流可謂冗矣其别有進士有資蔭有攝官有特奏名有胥史有納粟考其自幼向學曉知義理累試有司考擇詳悉無甚倖進者莫如進士然三年一取士進士登第者僅五百人而年老舉人每次推恩者不減四五百人至於資蔭胥史之類計三年之間

又不知授官凡幾人以此較之特奏名與夫資蔭胥史之類在籍者常多於進士賢愚比肩並趨吏部故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須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闕次之遠莫如選人居閒待闕七年之間方成一任入流之人可謂冗且濫矣計入仕之人其有

才可以治事喜名可以為善皆莫如進士然常患於居閒之日多在官之日少者以雜流之冗占妨其任進也不清其源欲才者之不滯不可得也才者滯於閒地而使鄙濁昏耄之輩居雜職任欲天下政事之治不可得也故臣前日奏論乞罷納粟授官裁任子之數節特奏名之濫增攝官之舉數抑胥史之倖進四者既損則進士有才之人不久於閒滯矣臣竊以謂朝廷以資蔭任子者非謂其才行可尚也以是恩寵而不絕其世也以

特奏名授官者非謂其才德可用也憫其困老而廪禄之也俾胥史就任者非謂其循法謹廉也矜其勤力而歳久也臣竊思之設官分職以待賢能為人擇官以治政事故不當推僥倖之恩以害天下之公議養不才之人以妨有才之仕進然而積習既久非可遽革故臣前日論奏乞定任子之恩使有常數則資蔭不致冗矣特奏舉人以實歴舉數俾就省試殿每等限定人數則推恩不至濫矣增廣南攝官之舉數裁三省人吏酬奬之

減年則入流不至太幸矣四者既加裁損行之十數年後則昏耄鄙濁之吏少而進士可用之才不滯於閒地待闕之日少而居職之日多天下之政事未有不治者也臣竊以為修立法制為國遠計但當度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耳不必待人人悅之而後為便也自近年以來官冗可謂甚矣若不思澄損數年以後仕進益濫鄙耄愈多才者愈困天下政事將愈不治矣臣竊意會議之臣非不知官冗之弊然聚論半年執筆相顧不敢少加

裁損者畏世俗之譏議也夫畏世俗之譏議而不計朝廷之利害憫鄙耄之不進而不思才者之閒滯非策之善也臣願詔執政大臣檢會臣前章詳議官冗之弊深加澄省實非小補（均前章附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其後均又請對面陳官冗之弊不可不革太皇太后嘉納均請行法先貴近太皇太后曰當自我家始也（均前奏在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此據均家傳增入三年十一月乙丑始裁減宰執以下奏補恩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裁減本家恩均請對不得其時因附再章下）

侍御史王巖叟言臣伏見翰林學士蘇軾上言乞出

內帑錢帛補常平元數三千萬貫石盡出以買田募役

事欲一變陛下成法所繫甚大原無朝旨令下三路相

度其詳定役法所專輒行下竊恐三路郡縣人情驚擾

妄疑國家別欲更張陛下方務以安靜養天下今日之

事不宜輕有動搖伏望聖慈先詔執政大臣深究可否

如執政大臣皆以為可更乞下近臣集議近臣又以為

可然後訪之四方未為晚也臣欲乞速賜指揮詳定役

法所追收三路相度文字及令分析行下因依聞奏

巖叟又言伏見蘇軾建議乞盡發天下所積常平寬剩錢斛三千萬貫石買田募役欲卓然立一大事自陳五利二弊臣竊考五利皆難信之辭二弊皆必然之理然未足以盡也臣與士大夫深究其說又得十弊為陛下列之無知之民苟於得地初或應募佃地三五歲間或以罪得或以疾廢或老且死其家無强丁以代役則當奪其田而别募乃是中路而陷其一家於溝壑此一弊也富民召客為佃户每歲未收穫間借貸周給無所不

至一失撫存明年必去而之他今一兩頃之空地佃户挺身應募室廬之備耕稼之資芻糧之費百無一有於何仰給誰其主當此二弊也近郭之田人情所惜非甚不得已不易也今郡縣官吏廹於行法或倍益官錢曲為誘勸或公持事勢直肆抑令愚民之情一生於貪利一出於畏威不復遠思容肯割賣洎官錢入門隨手耗散遂使兄弟啓交爭之患父子有相怨之家舊章既隳美俗亦壞此三弊也良農治田不盡地力故所獲有常

所利無盡今應募之人知官田終非已業耕耘種植定不致功務劫地力以苟所收所收浸薄其去益輕此法果行數年之後不獨變民田為官田將見壞好土為瘠土此四弊也前日以錢雇役患在市井之小人今日以田募役又止得鄉村之浮客均之不可為郡縣此五弊也弓箭手雖名應募實不離家有事則暫時應用無事則終歲在田雖或輪次上番自亦不妨農事非如其餘色役長在公門猶閒未足者難招已招者時去引之為

此不切事情此六弊也第三等已上人户皆能自足必不肯貪佃官田願充永役今既立法須第二等以上人户許充弓手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以給田募役之名得揭簿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故第四等以下即須要第一等第二等户委保一有逃亡便勒保人承佃充役仍是知其不可曲為之防既不能措下户於安業又不能躋上户於樂生此七弊也民間典賣庄土多是出於婚姻喪葬之急往往哀求

錢主先為借錢後方印契畧遭梗礙猶必陳辭令賣之
入官官吏艱阻事節必多設法雖嚴終難杜絶或已申
官欲賣令佐未暇親行相驗或已定價賣到未有投名
人情願承佃未敢支錢抑留多日百姓欲罷則不能欲
訴則無路此八弊也應募之人若盡納貧民則水旱凶
饑何以禁其流徙若皆收募上戶則支移折變卻當併
在何人此九弊也朝廷患不理去官赦降原減之法爲
太重方詔有司更定而又立此條蓋議者自度其難而

專欲以力制事以法驅人若緣久遠召募不行官吏並
科違制又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則凡歷三路郡縣之吏
無全人矣此十弊也臣雖陳十弊止百姓有司之事未
及社稷計也蓋有大可惜者三焉陛下之所恃以為國
者祖宗之成法也成法之中天下共以為利而不可改
者莫大於差役之法陛下復之而行之方幾日今率然
獻議而欲變之此大可惜者一也有天下者常以得民
心為難也自陛下與百姓休息人人之心以父母戴陛

下矣保而勿失安樂之福足以無窮何苦而欲擾之此大可惜者二也内帑之所藏常平之所積積之甚艱國家宜留以備倉猝紓百姓之急今平居無事而欲傾竭之不知將何以待非常此大可惜者三也臣誠愚不足以知天下事徒知天下蒼生不容再悮故區區之忠而無所避陛下守成法固人心愛國用為廟社生靈無窮之計天下幸甚乞下臣章與軾之議參考而擇之貼黃稱建議者云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臣契勘熈寧七年

五月因李承之奉使陜西於役法内修立奏請施行次年四月即降朝旨寢罷若非先帝意已釋然明知其不可何由有後來指揮乞下中書省檢尋本末文字詳究

又建議者云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臣按元豐元年河東經畧使韓絳奏以麟府豐三州招置到弓箭手逃亡及放免外其闕額人自來為地土瘠薄招置不得元初招置之時惟仰借請官中牛具農器錢斛以狥目前之利復值連年不豐官給口食養育逃免者二千人

逋欠錢斛一萬七千餘貫石及有不會農作只在城市
賣熟食之人其空閒地土又大半砂瘠不堪耕種此奏
具在乞賜考詳又建議者云係官田先問見佃人若無
丁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募按三路百姓
佃官田者甚衆往往父祖相傳修營廬舍種植園林巳
成永業一朝奪去遂使何歸臣恐大傷民情非陛下今
日意也三路元豐八年人户見佃户絶荒田都共一萬
一千六百八十頃有零河北三千八百三十八頃河東

三千一百七十八頃陜西八千六百七十一頃 朱光廷奏議第五卷與巖叟此奏同

右司諫王覿言伏見蘇軾建議免役寛剰錢斛三千餘萬貫石向縁軍興借支幾半乞出內帑金帛復全三十萬貫石於河北河東陜西三路買田募役詳定役法所已下三路相度臣竊以為非計也夫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民也自天地既分君臣既立民為君役亦已久矣短長之命君所制也天地之宜君所相也故食其租役其力而不為虐也雖使陷水火而

不敢辭冒白刃而不敢怨者分定故也今買田募役之議遠不法二帝三王常行之道近不用一祖五宗已成之法而必欲如富家大姓幸其隣里之破産賣田則啗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後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亦已陋矣夫田連阡陌役屬佃户匹夫用此以雄於一鄉可也以為此真可以為有天下者力役之良法則豈不惑哉今陝西緣邊與羌戎之地犬牙相錯也故朝廷出捐其地以募弓箭手而免其租税所謂弓箭手者身先常役

也彼得其地以力耕而無租稅之憂我得其人以捍冦而省養兵之費世以為便不亦宜乎以至鎮戎德順皆在極塞所募役人雖有常職而人肯應募者亦以田無租稅而已自餘惟洮河數州未有租稅之民與德順鎮戎事體均等既無五等稅戶可以差役則勢不得已恐須給田召募蓋常賦既不及之則役人固其願也然亦豈須效富家大姓出金幣以買田而後可為耶今若創買民田行其法於內地而免其常賦則是縣官先有買

田之費又歲歲以其租稅而雇役也與給錢雇人果何異哉所謂異者前日雇人錢出於民今日雇人稅出於官而已稅既太虧豈不為經費之害若不免其常賦則一二頃之田歲得幾何而既奪其力又責其稅使終身不得休息而更為子孫之累豈不酷哉夫無知之民初雖以得田為悅及其勞於役使困於饑饉則以逃亡自免而已豈常久之計耶今差役之法萬户之邑歲役不過數百人也擇數百人於萬户中非物力優厚者不預

也又有時而更休焉然論者猶恐其不能勝役故生以田募役之議也彼應役之民得田於官雖為一時之幸若論其實則受田於官與受田於父祖者有以異乎地利之所生均有限也豈不受田於父祖者則田雖甚多又有更休而猶慮其不能勝役受田於官者則田雖至少又無更休而反可以應役無窮邪此不待於深思而可知者也軾之議曰熈寧中書行給田募役法聞之道路出自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寛剩錢

以為他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也臣亦以為不然謂其法出於先帝之聖意非臣之所能知也謂其法廢於大臣之私意亦非臣之所能知也然有可以知者初行之則先帝必以其法為是而終罷之則先帝必以其法為非矣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而不能奉承先帝罷其法之意又豈非惑耶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固武王周公之所務然聖人之志惟聖人

為能知之其知之無難者事而已所謂事者亦隨時而損益焉乃所謂善述也是故文王作豐邑非不為長久之計也至武王則不居而作鎬京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非不為長久之法也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則關市有征而澤梁有禁此周公武王之事豈盡同於文王哉然後世以武王周公為達孝者以其事在於適時之宜而損益更張不害其為善繼善述也使買田募役之法先帝終行之而不宜於今猶當更改況先

帝察其為非而罷之者邪且民不可以屢動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無弊暨變而為差役夫差役者祖宗之舊法有成書也行之宜甚易矣然猶衆議紛紜民情疑惑者經年而後定也今又欲無故改作以駭郡縣以惑三路之民非安靖之道也臣欲乞聖慈詳酌指揮下有司罷以田募役之議以安民情蘇軾買田募役議附見元年四月六日王巖叟孫升王覿議自注云三月十八日升議云正月以後而無其日今因於三月末附王巖叟及覿并上官均議

殿中侍御史孫升言臣嘗讀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竊以祖宗百有餘年聖賢經綸成就太平之業自
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治然則法度典章萬世子孫
遵而守之不可改易雖聖人之法行之既久必有偏弊要
在後世救其偏補其弊而已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
祗率舊章允廸前烈深知免役出錢以困民而為害於
天下故自元祐之初發德音詔四方復行祖宗百年舊
法罷去出錢免役盡依熈寧元年以前條貫施行令下
之日四方民庶莫不鼓舞然自去年九月中旬以來復

議城郭五等以上出錢九月十八日今年正月以後又使鄉村三百貫以上減半免役一年之間詔令凡三易矣臣訪聞四方之民自降九月中旬指揮又見今年正月所頒條貫皆訩訩不安以為朝廷命令變更不定而祖宗舊法將復改易刻剥聚歛之徒假息竊視幸其有間復肆毒螫臣甞罄竭狂瞽冒聞天聽終未蒙朝廷省察施行臣又聞議者建言欲廢祖宗差役法而買田以募役中外傳聞莫不怪駭而廟堂之論不能折其狂言詳定

役法之官畏避不決乃行下三路相度臣竊恐四方聞之民心益不自安且買田募役在熈寧蓋嘗行之曾未數月而罷今日建議之人以謂聞之道路出於先帝之意臣竊以先帝勵精政事必有見於朝廷豈當聞於道路夫買田募役雖甚愚知其不可行不待臣言然後見也臣且以建議者自言其利有五而其害有二利之大者不過散免役寛剰錢三千萬以買田使民知先帝非有意於重歛蓋將為今日之用耳臣以為天下之民雖

愚夫愚婦莫不知先帝有仁民愛物之意而聚斂之臣行法之過豈特為區區之迹以自明哉豈必因議者之言然後信哉害之大者使陛下捨祖宗百年太平之成法而令百姓有患及子孫之害輕重得失較然易知古人以謂利不百不變法今給田募役利之小者猶謂不過有五而害之大者自言必須有二則是利未及百而害已過半矣徒為紛紛惑亂天下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正在遵守祖宗成法之時不當輕有改易以動人心伏

望聖慈詳察早降指揮下詳定役法所速止絕三路相度行遣以慰安四方人心則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竊見翰林學士蘇軾近論買田募役事朝廷送役法所相度議出之日中外士大夫莫不駭異以為於禮決不可行臣輙因軾之所具利害條目得以縷陳之軾以為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若所買田去州縣太遠即久難以召募欲乞所買田並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臣以為弓手給田二項散從官一項計每

縣役人少者須近百人給田近二百頃頃畝既多又須接近城郭勢必難足蓋强民出賣則買怨誘民出賣則傷民聽其自便則田不可得而足此不可行一也軾以為今三路官吏推行恐或抑勒賣田或召募浮浪或多買瘠薄取辦一時不顧後患欲選材質樸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畧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委轉運提刑常切提舉若不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覺察重賜行遣臣以為民之賣田未必

膏腴所賣膏腴未必近州縣令既不許抑勒則賣田應
格者宜少雖使材質樸厚太守自辟屬令若不抑勒賣
田召募浮浪取辦一時安能一年中成倫理耶夫士農
工商技有所長用有所適蓋辨磽肥相種藝農圃之事
非士之所學也世之士大夫自買田業非不悉心往往
價高而田薄地廣而收鮮何則以其非所習也今若以
縣令誤以高價買瘠田為推行乖方便加譴責而不考
其餘事則循良之吏將有不幸而罷去者矣又既令監

司督察則往往承望朝廷風旨要以速辦監司督州州督縣屬上下相承苟務應法勢必至於抑勒賣田多買瘠薄以逃責矣自熈寧以來監司奉法者類多如此蓋奉法嚴則繩吏峻繩吏峻則苟免之心生文具而無實民受其弊理之必然此不可行二也軾以為百姓賣田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買如官價低小即聽賣與其餘人户不得抑勒又買到田未得支錢先召投名人情願承佃充役方得支錢不得抑勒臣

以為百姓不願與官中貿易者蓋上下勢隔情意不通

又胥吏輩輾轉求索百方邀賂雖嚴明令長不能絶也

正使官中買田與私價等百姓寧自相貿易令賣田

之人必先申官官價低小方得賣與其餘人户名為不

抑勒實與抑勒無異又鄉閭之民自非窘乏朝夕待用

者必不肯出賣良田今令賣者申官令佐檢視然後收

買役人情願承佃方得支錢近須半年遠須一年以上

既不能紓日前之急又重有往來賂遺之費雖官中不

至失利而賣田之民重困弊矣此不可行三也軾以為令佐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即官吏並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臣以令佐之能在於公心愛民寛明不擾鉅細畢舉則為善政不當以事之一二論其殿最今有長令世以為循吏偶於買田之際不能辨識有數十頃瘠薄召募不行便加以違制之罪是以一而廢百得無失刑歟熙寧之初柄臣過計官吏有違常平新法不以去官赦降原減當是之時官吏

以此獲罪者不可勝數中外竊議以為非宜今旣已罷煩擾矣又欲襲前日之過計未見其善也大抵議者立法意欲必行則必嚴為法禁法禁太嚴則更以便文苟免不復計民之利害此不可行四也軾以為係官田若是人戸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臣以為人戸所請官田近或五七年遠或數十年其間有墾荒糞瘠費用財力耕治旣熟一旦奪之有傷人情此不可行五也軾又以為應

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臣以為並邊之地既難得田又弓箭手平居無役止於每歲一閱故邊境之民樂於受田於官今則受田一二頃而役之終身累其子孫豈愿民之所欲哉雖曰受田二頃服事奔走當費其半豈若役屬富民為佃户中分其利作息自如刑責不及之為便邪愿民既不就募而浮浪者又不許充役將見有名而無實安能減色役而寛農民邪軾又以為穀錢傷農農民賣田常多不售若官為買則田穀皆重農可小

紓臣以為頃歲以來民多賣田者以助役納錢常平出息聚斂之臣肆行掊克中民困於不足故多鬻田錢歸公帑歲不流布賣田者多積鏹者少故田苦不售今則罷常平助役之法一切財利皆歸於民行之歲餘民力已紓自今已往賣田者必少賣者既少則不患其不售如官中出錢買田厚於私價則是誘民破産公私非便與私價等則民不願鬻無一可者臣未見其可以重田穀紓農民也軾又以為納錢於官常苦幣重若散以買

田則貨幣稍均臣以為諸路之錢今已散為平糴又隨州郡所出變轉物貨則曩時之積既流布於民矣不待買田而後貨幣可均也軾又以為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寛剩錢者凡以為我用耳疑謗消釋恩德顯白臣以為先帝神聖文武興立法度所以垂無窮者如日麗天孰不瞻覩者至於役錢寛剩蓋因謀利之臣私憂過計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安在其散錢買田而後釋疑謗邪軾又以為寛剩役錢今付有司逐旋支

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利若用買田如私
家變金銀為田産乃是長久萬全之策臣以為買田募
役臣已縷陳其有五不可行至於散常平之積以為平
糴以為水旱荒凶之備此所謂出民力而為民用亦所
以結民心而裕民財也繼志之孝無窮之利孰大於此
又何必如私家變金銀為田產始為長久之策邪又況
變錢為田常平遂無本錢將何以因時糴糶便農民邪
若夫患有司之妄費為之節制適當可矣日減月亡又

何足恤哉臣以為三代以來至於本朝累聖相繼法度損益無所不有至於治民之政以力供役以田供稅凡數千年未之有改也熈寧中先帝以議臣之請罷田募役行之半年田既難買民鮮就募士論不以為便遂不果行以先帝之睿慮英斷勵精求治如以此法為便豈復疑於左右之論而中輟臣竊意其不然也今役法已成頒下四方四方之民休息安堵沐浴聖澤既已少定矣願陛下不以一臣之私論而破天下之公議速行寢

罷以解中外之疑天下幸甚